



晋祠古木(作者供图)

# 再赏晋祠的树

陶寅

晋祠的底蕴,不只藏在雕梁画栋的精巧里,不只落在泉石亭台的雅致中,更深孕在这满园活了千年的古木间。建筑是凝固的历史,古树是流动的光阴。砖瓦会慢慢斑驳剥落,碑刻会渐渐字迹模糊,唯有草木岁岁枯荣、生生不息,把三晋大地的古意与文脉,一年年留存、延续下去。

初夏的晋祠,满眼皆是绿意,这也是整座古园的底色。这样的绿,不同于初春娇嫩单薄的新绿,也不似盛夏浓郁沉郁的深黛。历经春风滋养、春雨浸润,此时的树木枝叶尽数舒展定型,绿意饱满温润,沉稳踏实,不浮躁,不张扬。日光穿过交错的枝桠,化作疏密错落的树影,落在青砖古阶、老墙黛瓦与潺潺流水之上。清风掠过林间,枝叶轻轻晃动,整座古祠便笼罩在一片安然幽深的静谧里。

圣母殿侧的周柏,是晋祠最古老的守望者,也是此番初夏之行最触动人心的景致。三千年的漫长时光,都沉淀在这一树筋骨之中。远远望去,古柏斜倚殿檐,身姿苍劲遒健,如同巨龙卧,姿态从容坦荡,毫无刻意矫饰之感。它生来便不循常理,不愿笔直向上、争高竞秀,反倒以侧身斜倚的模样扎根于此,仿佛肩部始终承托着千钧重量。走近细看,树皮皴裂纵横,一道道深痕沟壑交错,那是千百年风霜雨雪、寒暑交替刻下的印记,触感粗糙厚重,每一寸都带着岁月的分量。千载岁月里,地动风摇、世事浮沉,它始终以此般独特的姿态稳稳伫立,固守一方天地。

初夏时节,更能窥见这株古柏藏在沧桑之下的生命力。苍老的枝干之上,新枝不断抽发,翠叶层层丛生。数千年的岁月洗礼,早已让生命力融入树木的肌理。初夏暖阳之下,柏叶长得密实整齐,枝叶紧簇抱团,色泽是深沉厚重的青碧,带着松柏独有的凛冽之气。老干满目沧桑,刻满岁月伤痕,新叶蓬勃鲜活,尽显生命锐气,枯与荣在此相融共生。所谓万古长青,是历经风雨之后,年年都能萌发新枝,岁岁都保有从容。

祠内四处散落的唐槐,与周柏气质迥异,自成一番温

润气韵。如果说周柏带着山河的傲骨,唐槐便藏着人间的温厚。同为千年古木,唐槐没有凌厉的身姿,也无偏强的偏向,主干敦实敦厚,枝桠向四方自在舒展,宽大的树冠如巨伞一般铺开,在初夏时节舒展到极致。它的枝条柔软有度,少了松柏的锋芒,多了几分随和包容。叶片圆润肥厚,层层叠叠缀满枝头,绿意柔和温婉,不似柏叶那般沉郁苍劲。阳光洒在叶面,泛开淡淡的柔光,通透却不刺眼,浓郁却不压抑,目光落在此间,心底也会跟着平和下来。

不少古槐的主干早已布满斑驳,树身偶有空洞,部分老枝甚至略显枯朽,可每到春夏,依旧抽芽长叶,从不辜负时序。枯老的枝干托着鲜嫩的绿叶,苍老与鲜活彼此映衬,生出一种平和安然的美感。从春到夏,自秋入冬,始终守着本分。每一个初夏,它都撑开浓密绿荫,隔绝外界喧嚣,消解夏日暑气,日复一日守护着古祠的晨昏。古槐的品性,恰似三晋百姓的性情:敦厚踏实,隐忍平和,不张扬、不争先,在平淡岁月里默默坚守,在寻常时光中静静生长。一柏一槐,一刚一柔,一傲一谦,两种姿态,两种心境,却同样在这片土地上伫立千年,各自活出独有的姿态。

行至王琼祠前,两株古银杏静静伫立,早已褪去我记忆里深秋的满身华彩。前年秋日,这里金叶满枝,落叶铺地,成了园中最热闹的景象。而初夏的银杏,才是它日复一日的常态。

洗尽铅华,一树清绿疏朗雅致。扇形的叶片缀满枝头,翠绿透亮,长势舒展匀称。枝条疏密有致,树形清雅端正,安安静静地立在原地,不见半分喧嚣。秋日的绚烂只是一季的光景,初夏的清宁才是千年不变的本貌。世人大多偏爱银杏晚秋时的烂漫,我却更欣赏它此刻的素朴淡然。繁华散去,方能看见本心,回归平淡,才懂得何为长久。

漫步祠中,老松苍劲,古榭亭亭,青槐安然,各类古树在初夏时节形成一种和谐的状态。满园绿意相连,枝影纵横交错,古木映衬着古建,流水环绕着苍林,人文古韵与自然生机浑然一体。

走在古树的浓荫之下,内心也慢慢沉静下来。平日里奔波忙碌,心绪浮躁,总容易追逐短暂的热闹与风光,偏爱一时的惊艳。可站在这些千年古树身旁,看着它们在初夏里安稳生长、默默坚守,渐渐领悟了长久的意义。

晚秋的古祠,展现的是一时风华;初夏的古祠,流露的是本来模样。一秋绚烂,一夏沉静,两次到访,让我读懂了晋祠古树。它们默默伫立,承载着千年山河的底蕴;不言不语,延续着一方水土的文脉。

风拂林间,树影轻摇。初夏的阳光温柔洒落,千年古木常年青翠,岁岁安然。这满园苍翠,便是时光最动人的样子,也是岁月最醇厚的馈赠。

# 大雨中睡莲醒了

郝妙海

清晨6点,天色依旧昏暗,窗外不见往日光亮。拉开窗帘,飘窗玻璃上布满雨痕,放眼望去,小区低洼处片片积水,路上行人皆撑着雨伞。这场雨已下了许久,丝毫没有停歇的迹象。

吃过早饭,我频频望向窗外。我家紧邻晋阳湖北岸,住在32层,整片湖面、湖岸草木与建筑都被烟雨笼罩。心中惦念湖上的睡莲,我便和老伴说想去湖边走走,老伴笑着打趣:“这么大的雨,别是疯了?”

我并非一时兴起。近来晋阳湖睡莲盛放的消息频频流传,我住在湖畔,从四月初连叶初露时,便时常前去观赏。大家常去的是湖南岸大片睡莲区,而我偏爱西岸“樱花双堤”一带。这里有一处近十亩的湖外湖,满植荷花与睡莲,不远处还有一方清幽小荷塘,蒲苇环绕,荷莲相间,景致格外动人。加之从小区步行至此不过半小时,对于年过八旬的我来说,远比去往南岸便利。

就在昨天清晨6点,我还来过这里。彼时天色阴沉,沿着木栈道走入蒲苇围起的荷塘,只见满塘睡莲尽数闭合花瓣,褪去了往日缤纷,只余下一片青绿。偌大塘中,唯有两朵花儿半开半合,艳红的花瓣从缝隙里露出来,像睡眼惺忪的孩童,悄悄探出头张望。苇丛里苇莺啼鸣不止,间或还有蛙声相伴,可大部分睡莲依旧静立水中,安然沉睡。

我拍了几张照片,顺着小径翻过种满樱花、海棠、栾树与青松的小土丘,来到湖外湖。此时已近7点半,天色依旧暗沉,湖里的睡莲也大多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半开的花朵比荷塘里稍多一些。我沿着500米长的木堤缓步前行,边走边拍,走到北端时,部分睡莲的花瓣已然舒展。我扶着栏杆驻足,想静静观察花开的过程,可等了许久,花瓣变化微乎其微。腹中渐渐传来饥鸣,想到返程还要走上半个多小时,我只好依依不舍地踏上归途。

睡莲姿态秀美,花叶相依,宛若水中仙子。它有着独特的习性:白日盛放,入夜闭合休憩。查阅资料得知,睡莲的闭合主要受光照与生物钟影响,阴雨天常会延迟绽放,或是无法完全盛开。我一直好奇,大雨阴霾之下,晋阳湖的睡莲究竟是依旧沉睡,还是已然苏醒?这场大雨恰好给了我验证的机会,我自然不愿错过。听罢老伴的玩笑,我取来一把雨伞,径直下楼走向晋阳湖。

从北三号门入园时,门卫投来不解的目光,园中更是看不到其他游人。路边地势高于路面,雨水不断汇集,在路上汇成两厘米深的水流,一路向南奔涌。我带来晋阳湖,这雨中景象却是头一回见到。所幸脚上穿着防水的旅游鞋,一路踏水前行,鞋袜也未曾打湿。

走过沙滩浴场,路上积水浅了些,可雨势依旧急促。路上积水里,不少蚯蚓蜿蜒挪动,想来是家园被雨水淹没,纷纷出来避雨;还有蜗牛背着壳静伏在路旁,不知是畏惧风雨,还是自在享受雨水的浸润。

我改变昨日路线,先去往湖外湖。烟雨迷蒙间,湖面雾气缭绕,湖中小岛、岸边楼宇都只剩朦胧轮廓。距离湖边还有二三十米,我眼前一亮:满湖睡莲尽数绽放,生机盎然。走到昨日驻足的栏杆旁,碧雨敲在莲叶上沙沙作响,落进水里溅起细碎水花。碧绿的莲叶边缘带着V形缺口,叶面凝满晶莹水珠,朵朵睡莲依偎其间,深红、浅粉、纯白交织,在雨中更显娇艳妩媚。

我用胳膊夹着雨伞,腾出手机边走边拍。前行20余米,忽然发现一处异样:这一丛睡莲花瓣紧紧闭合,是整片湖区里为数不多尚未开放的。这几株莲花开得格外特别,金黄花蕊搭配玫红花瓣,花色雅致高贵,是我每次前来都会细细观赏的景致。我静静观望片刻,心中生出几分遗憾。想来多数睡莲遵从生物钟按时绽放,而这几株品种特殊,对光照更为敏感,阴雨天里终究没能“醒来”。

雨势未减,我顺着昨日的路线逆行,走进深处的荷塘。塘中睡莲全部舒展花瓣,全然绽放,并未被阴雨天气影响。更让我欣喜的是,荷塘里还有一位老者撑伞拍照,返程时又遇见一位女士走入塘中赏景。原来喜爱莲花的人从不缺席,大雨之中,我也并非独自寻芳。

风雨潇潇,一池睡莲悄然苏醒,在雨中绽放出别样风姿。(图片由作者提供)



晋阳湖睡莲

# 致高考

杨永健

夏翠绿已密  
朱萼缀明鲜  
又是  
一年高考季  
2026高考的日子  
即将到来

有人说  
高考是青春  
我说  
高考就是青春的  
一次最美绽放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  
前路迢迢,阔步向前  
走过高考  
人生就要翻开  
崭新的一页  
一张张壮美宏伟的蓝图  
正在远方等你亲手描绘  
无论答卷怎样  
在这青春的赛道上  
必将奋力奔跑  
那都是你们智慧与拼搏的风采  
更是你们人生之海的重要启航

高考是什么  
有人说  
高考就是再见  
向母校挥挥手  
与师生告别  
我说  
高考更是  
诗与远方

因为  
在这里  
有更美的风景与理想  
在向你们召唤  
梦虽遥,追则能达  
愿虽艰,特别可圆  
愿莘莘学子  
走过高考,不负韶华  
雄鹰展翅,鹏程万里  
愿青年才俊  
拥抱高考,不负时代  
胸怀壮志,敢于圆梦  
奋力书写青春的报国华章!

# 我也要当徐瑞

徐永红

前段时间,我买回了《少年瑞》。当我捧着《少年瑞》津津有味地读着的时候,儿子一次次从我面前跑过。有一次,他忽然停下来,将书的封面翻过来仔细地瞅了瞅,轻声说:“少年瑞。爸,这本书真那么吸引你?”

我点了点头,说:“是啊,这是一本特别精彩的书,主人公徐瑞……”我正准备将书的梗概介绍给他时,儿子又跑了,边跑边说:“爸,稍等,我去看看硫酸铜结晶了没?”我无奈地摇了摇头,继续我的阅读之旅。

那天,我和妻子有些事,大清早就出门了。临行前,我们在餐桌上放了张纸条:冰箱里有鲜奶、面包,自己用微波炉热一热当早餐。走在路上,我们还为孩子的早餐担心。我们带着万般的担心办完了事情,尽量赶在午饭前回到家,准备给孩子做可口的饭菜。

没想到的是,当我们走进家门的时候,只见厨房上放着面板,面板上、厨台上、地上满是面粉。燃气灶上,蒸锅的排气孔就像蒸汽火车一样“噗噗”地冒着热气。

儿子呢?只见他看到我后,满眼泪花地说:“爸,我也要当徐瑞!”

妻子不明就里,一头雾水地问:“徐瑞?徐瑞是谁?”儿子将《少年瑞》捧起来,像捧着一件世界上最为珍贵的物品,轻轻地放到妻子手里,满怀激动地说:“妈妈,你也读一读这本书吧!”

妻子说:“儿子啊,妈抽时间去读,现在先去做饭!”儿子颇有些自豪地说:“饭已经做好了,您先好好休息,休息好就去读书!”

这时候,我才看见餐桌上放着一只有盖的大圆盘,揭开圆盘一看,里面是一份有点儿炒糊了的鸡蛋。

“馒头也蒸熟了,请你们过目——”

# 老伴请我喝小酒

牛润科

老伴平日里精打细算,是远近皆知的过日子能手。可唯独遇上我发表文章这件事,她向来十分大方,总会主动做东,备上酒菜请我小酌两杯,用心为我庆祝。

每次看到我的文章登上报刊,老伴便喜上眉梢,乐呵呵走到我身边:“你的文章发表了,我心里特别高兴,一定要陪你喝杯小酒,好好乐一乐。”有了她这份暖心鼓励,我心情舒畅,下笔也愈发顺畅,常常没过多久,又有新作见刊。看着我满心欢喜的样子,老伴还会笑着打趣:“我呀,就是你源源不断写出新作的加油站!”朴实的话语格外暖心,每每都让我心头暖意融融。

有一次,我在《中国青年》杂志接连刊发3篇文章,老伴笑得合不拢嘴,当即走进厨房忙碌起来,择菜、切肉、烹炒,很快就端出几碟拿手家常菜。桌上斟满两杯酒,我们轻轻碰杯,她满眼赞许:“相伴一辈子,我就知道你本事,文章一篇胜过一篇。”我也由衷回应:“这一生有你一路支持、时时牵挂,我便没有做不成的事。”美酒入喉,情意入心,二人都沉醉在彼此相伴的温情里。

还有一回,我写的《老伴的家国情》刊登在云南《老年知音》上。老伴拿到刊物,逐字逐句仔细品读,越读越是动容。放下刊物,她早早去街边小饭馆订好座位,邀我一同小聚。举杯之时,她目光温柔:“活了大半辈子,也就你最懂我的心思与情怀。”酒杯相触,千言万语尽在其中,四目相对间,我们眼角都泛起了泪光。

后来有一次,我和老伴商量,这一回换我做东请她喝酒。两人互不相让,一旁用餐的邻居老赵见了,忍不住笑着打趣:“都是一家人,你的钱就是她的钱,何必这般客气争抢?”我和老伴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这可不一样。钱虽是一家的,但她有我没设,我请她饮酒,其中的心意与情分,滋味全然不同。”

话音落下,饭馆里同桌的食客纷纷朝我们竖起大拇指,连连赞叹,说这才是老夫老妻最真挚的恩爱。

人到晚年,不求荣华富贵,只求朝夕相伴、烟火相守。一杯薄酒,几碟家常小菜,藏着老伴质朴的温情,也盛满我们半生相守的深情。